

叩访感觉

田帆著

东方出版中心

叩访感觉

南 帆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叩访感觉

南 帆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5

字数:217千字 插页5

版次:199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80627-419-7/I·142

定价:18.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文学评论家南帆对“人”自身进行深入省察之后写下的专题性系列散文集。

全书分两辑,收入了 17 篇文章。其中,第一辑主要以“躯体”自身为主题,围绕人的躯体生物链、人的躯体与自身意识的关系、躯体的感觉和变幻、性等问题展开想象和讨论,叩问躯体感觉,视角独到而充满智慧;第二辑则主要讨论了躯体与生活中那些息息相关的物什、躯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揭示了在现代文明与躯体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

目 录

循环的链条.....	1
守护还是复制?	16
叩访感觉	32
面容意识形态	51
舌尖上的安慰	80
性的寓言	100
一握之间	121
虚拟与变幻	137
躯体的牢笼	159
我与非我	174
服装小札	189
服装与裸体	207
肖像的话语	220
一握成拳	239
体育馆里面的呼啸	253
安装了轮子的世界	271

枪	285
---------	-----

后 记	297
-----------	-----

目 录

1	前言
11	第一章 绪论
25	第一节 概述
32	第二节 本钢炼铁厂概况
38	第三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40	第四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42	第五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44	第六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46	第七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48	第八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50	第九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52	第十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54	第十一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56	第十二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58	第十三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60	第十四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62	第十五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64	第十六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66	第十七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68	第十八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70	第十九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72	第二十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74	第二十一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76	第二十二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78	第二十三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80	第二十四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82	第二十五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84	第二十六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86	第二十七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88	第二十八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90	第二十九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92	第三十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94	第三十一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96	第三十二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98	第三十三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00	第三十四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02	第三十五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04	第三十六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06	第三十七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08	第三十八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10	第三十九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12	第四十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14	第四十一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16	第四十二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18	第四十三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20	第四十四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22	第四十五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24	第四十六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26	第四十七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28	第四十八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30	第四十九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32	第五十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34	第五十一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36	第五十二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38	第五十三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40	第五十四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42	第五十五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44	第五十六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46	第五十七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48	第五十八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50	第五十九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52	第六十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54	第六十一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56	第六十二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58	第六十三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60	第六十四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62	第六十五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64	第六十六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66	第六十七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68	第六十八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70	第六十九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72	第七十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74	第七十一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76	第七十二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78	第七十三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80	第七十四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82	第七十五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84	第七十六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86	第七十七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88	第七十八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90	第七十九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92	第八十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94	第八十一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196	第八十二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198	第八十三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200	第八十四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202	第八十五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204	第八十六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206	第八十七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208	第八十八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210	第八十九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212	第九十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214	第九十一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216	第九十二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218	第九十三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220	第九十四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222	第九十五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224	第九十六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226	第九十七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228	第九十八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230	第九十九节 炼铁厂主要设备
232	第一百节 炼铁厂主要工艺流程

循环的链条

生

“我们从哪里来？”这个句子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现代提问。我的思绪掠过“上帝”、“传统”、“根”这些深不可测的字眼，陷于迷惘茫然。然而，如果伸出手挡住种种终极的哲学苦恼，那么，谁都知道一个生理学的常识：我们从娘肚子里面来。我们说不清轮回、投胎这些奇怪的历程，但谁没有见过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呢？

无论是洁白的产房还是熏黄的茅屋，一个人的呱呱坠地都是不同寻常的事件。护士或者接生婆大声地恭贺，周围的人都分到了红蛋，父母早早就开始翻阅字典，绞尽脑汁地为这个崭新的生命定一个名字。一切都流露出难得的隆重。人们相信，这个人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许多人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纪念自己的生日，这是他们对于自己历史源头的反复确认。他们时常将眼下现有的一切同这一天联系起来。事情似乎就是如此简单：“我”就是在第一个生日成为确凿的物质实体。

可是，这样的隆重遮住了事实的背面：一个人的出生并不意

味着主宰了自己的历史。相反,这恰恰是他对自己历史无能为力的证据。一个人的躯体不是自己制造的。他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长出三条腿,五只胳膊。他没有设计自己躯体的权利,他的躯体出生不过是另外两个人一次性生活的副产品。一些人可能权倾天下,功盖环宇,但他们同样掌握不了自己躯体的来龙去脉。没有一个伟人能够阻止自己的出生,也没有一个伟人能够指定自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他们的傲慢在这里遭到了严重的挫折。统治他人的业绩丝毫无助于统治自己。

一个人赤手空拳地来到世上,他在自己的历史之中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并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甚至没有贮存到他的记忆之中。我曾经企图重温自己的婴儿时期。然而,昔日如同一个巨大而又朦胧的渊藪吞没了我的所有回想,使我无法抵达。我后来的确知道,我出生于一个热风熏人的夏天,出生不到十分钟就开始吸吮大拇指,啼哭起来恶狠狠的,喜欢破坏家里的几台钟,厌恶地拒斥布娃娃,从床上摔到地下依然酣睡,如此等等。但是,这一切不是来自难忘的经验,而是来自父母和外祖母的话语描述。换言之,我的历史并不是我自己书写的。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出生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事情,同时,出生又是一个人无法过问的事情。一个人的出生更像是蒙蔽于“被”字下面。一些哲学家甚至形容说,出生是一个人“被抛”到了世界上。

为什么父母怜爱子女超过了子女孝顺父母?这包含了父母的歉疚之意——他们总是专断地把子女送往人间,从不在事先征询当事人的意愿。

当然,怜爱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之中严峻地说,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就是判断是否值

得活下去的依据。但是,许多人还来不及想清生活的价值,他们就不容分说地降临了人世。这使人间增添了无数苦恼的人,同时也为许多人的不负责任找到了最大的借口。如果一些人对于这个世界深为不满,他们的拒绝方式只能诉诸死亡——一个人无法事先逃避他的出生。这就是加缪将“自杀”看作真正的哲学问题的理由。出生不可思考,出生是不由自主的。的确,如果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出生与否,那么,这个世界必定会简练许多。

被动的出生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矛盾。一个人无法创造自己的躯体,但他却必须维护这个躯体的一生。现实要求他的双手托住这个躯体的全部重量,自己管理自己。母亲的分娩是一次强制性剥离,剧痛和斑斑胎血证明了这种分离的残酷。这象征了不可抗拒的指令:承担自己的历史。剪断了脐带实际上也就是砍断了联系着母亲的缆绳,从此他开始独自漂流,只身入江湖。他只能偶尔在睡梦中曲蜷起身子,重温浮游在母亲子宫羊水之中的快乐。不用说,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

许多人在出生之后本能地拒绝这个事实,拒绝接受自己的历史。婴儿无限地迷恋母亲的身体,毫不羞涩地赖在母亲怀里,霸道地占住母亲的乳房,稍有不满意即肆无忌惮地哭闹。在婴儿那里,依赖父母乃是天经地义——他的躯体仿佛是父母的。人们时常看到孩童活蹦乱跳,欢悦地享受生命。但是,这时的孩童并未意识到对于自己的责任。他们毫无芥蒂地欢笑和索取,这种完全的信赖源于完全交出了自己。他们的胳膊、大腿和脑袋瓜是由父母代管的,一旦有了伤痛,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要求父母解决;他们每一天都在为父母吃早餐、念书、换衣服和打针。一些人甚至在成年之后仍然保留着这样的心理残迹:他们的自虐和自杀即是通过损毁自己的躯体让亲人伤心。

然而，好日子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人们慢慢回收了自己的胳膊、大腿，开始为自己的舌苔和胃口挑选食物。人们明白疼痛是不可分担的，也明白躯体的快感只能独享。伴随着父母的逐渐衰老，人们脑子里的一个观念越来越坚硬：我是我自己的。这时，他的每一块肌肉都注满了责任，他懂得了守护自己。如果说，孩童的享乐表现了无意的自私，那么，这时他的自私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为了自己，他开始有了深刻的忧愁和畏惧，并且知道了踌躇和嗟叹。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觉悟的时刻：他成人了。

卡夫卡说过一段十分玄妙的箴言，意味深长：“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

老

很多人说得那个斯芬克司的谜语：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三条腿的时候，也就是老了。老了老了，颤巍巍地上路时，需要拄一根拐杖了。这一根拐杖要让老人生出多少感慨呢？

说起来，再也没有比老更自然的事了。永生既然无望，那么，所有的人每时每刻都在衰老。一切如同季节的轮换一样，犯不着大惊小怪。庄子早就神闲气定地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有了这样的旷达，还感慨什么呢？

可是，感慨仍然千年不绝。白发。皱纹。乡愁。故人旧址。飘零孤独。“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翻一翻唐诗宋词就知道，写到老这个字眼的诗句又有多少。古人感叹老境，长长地从

胸中吁出一口气,至今还没有吐尽。老了就是激情渐渐地干涸,不知不觉凭添了许多感慨。老境也的确是一个感慨的题材。衰老并不是一个尖锐的事实,也说不上壮烈。没有一个人闪避得开衰老的盘剥。衰老无孔不入,可是衰老又只是缓缓而来,不动声色,不仅留出时间让人捶捶腰,揉揉腿,而且还留出时间让人回想,比较,追忆,伤感。老了老了,这万千的滋味能不感慨吗?

当然,衰老是自作自受,怨不得他人。谁都知道 50 岁后面是 60 岁,70 岁又紧随着 60 岁而来,可是没有人企图拒绝老的来临。钱玄同曾经号召,人过 40 就要枪毙,以免成为不中用的老朽,可是连他自己也难以实践这一点。不要说“天道不公”这样的话,衰老的概率百分之百,无人能免。人们没有必要为迟一天或者早一天这样的小节斤斤计较。这么说,当老则老,又有什么必要在老迈之年悲悲戚戚?

老年人所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死。老年意味着一下子靠近了死神,死神那里飘拂出来的森然之气让许多老年人忐忑不安。这种日甚一日的焦虑十分伤人,以至于成为老年之躯的一个沉甸甸的负担。自古以来,那些通脱的思想家都在劝戒老年人卸下这样的负担,恢复坦然。庄子仍然是那副腔调:“人之生死,与忧俱生,寿者怛怛,久忧不死,何苦也。”西塞罗在他那篇著名的《论老年》之中如此开导老人:“死亡确实离老年不远了。一个人活了那么多年岁仍不知死亡是应该被蔑视的,这样的老年确实可怜啊!如果死亡确实能毁灭生命,那么对死亡就必须介怀,如果死亡能把生命带到一个不死的境界,那就应该向往死亡。此外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蒙田说过相近的道理,只不过口气上多少有些无赖:“生命逐渐消失是上帝的仁慈,这是暮年的唯一幸事。这样,死亡终不会有多大的痛苦,死亡夺去的只是半个人或四分之一个人。”不管怎么说,人类的恐惧不可能使死神怜悯

乃至止步,那么抛开恐惧显然是明智之举。对于某些老年人说来,慷慨赴死甚至成为强烈的光焰照亮了他们的昏昏老境。民间传说之中,老而不死难免占走儿孙的福禄,吃光儿孙的份额。因此,有些儿孙满堂的老人会在适当的时候自我了断。蒙昧与英雄气概的混合让这些老人挺直了僵硬的腰杆,毫无惧色地迎向死神。他们似乎正是把老当成了无所畏惧的理由:都已经老了,还怕什么?

可是,即使撇开死神的威胁,老人的嗟叹之声也不会减去多少。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衰老来得太快了,简直让人猝不及防。谁也不知道衰老是从哪一天开始的。躯体的磨损难以察觉:额上有了几根白发,上楼梯时微微发喘,血压高了一些,腹部又将腰带撑宽了一格,胸和臂上的皮肤松弛了下来,应该配一副老花眼镜了,前列腺似乎有了些问题——忽然有一天猛地惊觉:怎么说老就老了呢? 20岁的时候拟定的计划刚刚开始,一晃就到退休的前夕了? 恋爱的时候买过一对泥人儿,老头子满脸皱纹地摇着蒲扇,老太婆挂着眼镜纳鞋底——情侣拿着这一对泥人儿互相比照,取笑的话语仿佛昨天刚刚说过,难道一下子变成真的了? 满心的困惑让人不肯承认“老”这个字眼,可是仔细算了算,确实许许多多的日子不见了。真的老了。

其实,这不肯承认后面隐藏了不甘。不是有“老成”、“老练”、“老辣”之说吗? 凭什么认为老就是不中用了呢? 这就是老年的深刻矛盾。满头的白发意味着成熟的精神,丰富的经验和见多识广,可是那具衰老的躯体却快用不上这一切了。许多道理只有老了才能明白:什么应该珍惜,什么应该遗憾,什么是罪孽——可是明白的同时已是来日无多。老了也就不再企盼奇迹,等待神话,一切都该由自己的双手扎扎实实地做出来——可是这时的双手还有力气吗? 上好的牛排来了,可是嘴里没有牙

齿了；媳妇熬成婆了，可是昔日的姿色早已跟着年华逝去了；满眼的美人如花似玉，可是一把皱纹的老脸再也不好意思往前挤了。见了这一系列令人悲哀的阴差阳错，强烈的不甘实在难以言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当然，某些时刻还必须振作一下，甩去无奈带来的一身暮气。“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何等的气势和自鸣得意的神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里透出了一种壮烈昂扬的情怀。然而，时间长了，人们会觉得另一些诗句更真切。“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还是老境凄凉的含蓄表示，至于“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这简直就是衰朽残年力不从心的典型写照了。

梁实秋曾经说过，老年的情趣在于互相扶持着走下山岗，自得其乐。老年人已经将一切恩怨炎凉看得明白，但是，这不该妨碍他们感慨之余动起手来，继续享受做事情的快乐。未老的时候往往贪图悠闲，最好每一天睡到日上三竿；相反，无所事事却可能使老迈的躯体更加松弛，心情颓然。所以，一心一意地做意味着对抗衰老的征服。看到老年人一本正经地忙碌，旁人心中常常会有一阵感动。他们已经老眼昏花，行动迟缓，因为旧时故事的重压，他们的身躯已经佝偻。他们自己形象地说，四块棺材板已经背上了三块。可是，他们仍然在专心致志地做着手边的事情：互相搀扶着上街行走，为几盆不知名的花草松土，阅读报纸角落里最没意思的新闻，放开嘶哑的嗓门唱几句地方戏，为一局象棋的残局而争吵……他们忍住了关节的痛疼，忍住了没完没了的咳嗽和手脚不听使唤的颤抖，在愈来愈弱的生命余辉里，倾出了全力。这个时候，旁人会觉得，他们仍然牢牢地把生命攥在自己的手掌里，而不是任其流逝在无尽的岁月之中。

病

这个城市的风景看不出什么变化，今天的阳光如同昨天一样。可以提到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某个生气勃勃的男人突然病了。一种古怪的热量袭击了这副躯体，于是，古铜色的皮肤丧失了光泽，滚动的肌肉和结实的大腿一下子变得松软无力。也许问题不算严重，仅仅是肺炎或者病毒性感冒，卧床一些日子就能够痊愈。

可是，对于这个病人说来，这个城市的风景却一下子退出了视域。生活的速度突然减慢了，他如同一节脱钩的车厢被甩入某一段废弃的轨道，等待检修。狭窄的病床和杯子旁边的几片药丸成了生活的全部。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会清晰地意识到了身体的奇怪存在。他意识到，这副躯体是临时租用的，亏欠租金的时候就会受到某种警告，使用不当就要被收回。灵魂不能随心所欲地调遣躯体，上天入地；躯体有自己的重量。某些关键时刻，躯体的重量会拖住灵魂，让灵魂正视现实。灵魂不可能撤下躯体任意遨游。现实的边界就是躯体的边界。躯体上面的胳膊并不会按照灵魂的愿望变成一对让人飞翔的翅膀。如果灵魂毫无节制地鞭挞躯体，它就会突然之间自作主张地停顿下来——它病了。生病是躯体的独有权利，谁也没办法剥夺这种权利。

人生有多少种境界呢？雄视四方，君临天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思接千载，著作等身；奇峰大川，海阔天空；含情脉脉，软玉温香；然而，一个人生病了——这一切如此迅速地退到了远方，成为不太真实的幻景。现在，他只能把精力集中到一个极为狭小的局部，专心对付气管里面的炎症，或者一只不断抽痛的

胃。生病使得一切都变得近了,浅了,小了。平时的豪情壮志无影无踪,他的全部愿望不过是吃两瓣不太酸的桔子。卧床已久的病人对于人情看法也会有很大的转变。他不再坚持说,伟大的情谊必须经过重大变故的考验;只要谁给他递上一杯热水,陪他絮叨一会儿,他的内心立即就会涌现出一阵潮湿而温暖的感激。甚至某些素来让他不快的面容也显得不那么可厌了。病人肯定听说过“久病无孝子”这句话,于是,他对于人情的衡量不知不觉地放宽了许多。

当然,生病还可以享受另外一些特权,譬如发一些没有来由的脾气,说一些平常说不出口的话,摔摔打打或者适度地赌气寻衅。这是弱者利用强者的怜悯顽强地表现自己。病人不甘于这么快退出众目睽睽的舞台。病人还可以放纵自己。白天赖在床上再也不是一个可耻的奢侈,单位里面文件的积压或者孩子考试不及格已经算不了他的责任,因为治病欠下债务似乎天经地义——总之,病人突然退出了许多规则的束缚,进入某种松弛散漫的状态。一些慢性病人甚至会从这里尝到某种甜头,产生以病为乐的奇异心理。这种散漫松弛可能使病人的另一些感觉活跃起来,譬如他们听到了一只蜜蜂正在徒劳地撞击着窗户的玻璃,邻居家里的狗吠了三五声,屋角蜘蛛网上的老蜘蛛鬼鬼祟祟地爬了出来,病床上方天花板濡湿的纹路组成了种种生动的图案。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甚至发现,生病的时候特别适于读诗,病人对于诗的文字可能产生神秘的喜悦——这不免是文人的雅趣了。

可是,疾病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陡然地严峻起来。谁说那一阵仅仅是偶感风寒?它会不会是某种绝症的最初征兆?如果设想得更极端一些,这一阵咳嗽的震动会不会导致脑部某一根业已硬化的血管突然爆裂?于是,病人恐惧了,而且在恐惧之中明白了疾病的强大。一个人看不见疾病的形体,不知道疾病会

从哪一个方向袭来。疾病可能隐藏在任何一个地方，隐藏在森林里，下水道里，餐馆里，电影院里，超级市场里，甚至隐藏在炎热的空气、阳光和哗哗的流水里——谁能够用双手把无形的疾病拦住呢？当然，谁都会想到躲避，但随即又知道无处可躲。无论是荒山之中的洞穴、陌生城市之中不为人知的小旅馆还是自己卧室的床单底下，疾病都会循迹而至，擒获目标。也许，只有医院是这个城市的安慰。医院矗立在生与死的边缘，负责与种种疾病搏斗。然而，病人很快明白，医院的能力有限。尽管医院配备了精密的仪器，每天都有医学神话的最新报道，但是，医院始终处于守势，并且在层出不穷的疾病面前疲于招架。无论怎么说，医院只能被动地守护生命，而不能再造生命。这样，病人终于醒悟了：任何一副强壮的躯体都可能暴露在疾病的利爪之下。卡夫卡有过这样一则简短的寓言：“猎犬们还在庭院里嬉耍，但那猎物却无法逃脱它们，尽管它们正在飞速地穿过一片片树林。”是的，猎犬与猎物的关系就是疾病与躯体的关系。

即使在风清月朗的日子里，许多人的意识深处仍然站立着一扇小门，那里面关闭着疾病所带来的恐惧。没有人知道那一扇门什么时候会突然洞开，压倒一切。这扇小门是一辈子的负担。这个负担会让人常常想到了生命的局限。没有这种负担的人显然是华而不实的。所以，伍尔芙深感奇怪——为什么生病没能像战争、爱情和嫉妒一样成为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呢？

一个人生病了，躯体放肆地背叛了灵魂，这令人恼火，同时也令人尴尬——他这时才发现，他好像并不认识自己的躯体。他无法让躯体收放自如，例如在某些时刻抽空发病，另一些时刻又恰如其分地恢复健康。于是，他只好转过身来，认真地把自己的躯体当成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十分陌生，远比商业场合或者政治场合的对手难以了解。他一面试着用一些毫无把握的医学

术语——诸如白血球、心律、血脂、肝功能、皮下出血、感染——描述它，另一方面强烈地感到了无能为力。他觉得愤慨，甚至想到用一种原始的方法驱除疾病，譬如用自来水龙头将疾病从躯体里面冲洗出来，或者干脆用手把疾病挤压出来。他甚至试了一下，当然毫无成效——除了痛疼。只有痛疼是自己的。他只好认输，承认保管不了自己的躯体，无奈地把躯体交到医院里面，看着躯体成为医生、护士和其他护理人员的公共财产。他屈辱地意识到，他丧失了自己躯体的主权，被迫开放躯体，让医生和护士喂入种种药丸，甚至插上七七八八的管子。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感到了痛苦不堪——他不由地想到了蒙田的一个观点：生病就是让一个人厌恶生活，从而为死作好思想准备。

这个城市的风景看不出什么变化。可是，很难说会不会有一种疾病突然出现，出其不意地改写了这个城市的面貌。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之中说过，克伦威尔威风凛凛，王室和基督世界都在他脚下战栗。然而，一块尿沙在他的输尿管里面形成，并且要了他的命。于是，他的王朝垮台了，一切归于平静。历史事实有时是这样地蹊跷——这让我不由地想到了一本《病夫治国》的通俗著作。让我回到前面的故事中来：一个病人痊愈之后走出了医院，面前的天空依然明亮。不过，他的目光已经全面了许多。他知道这个城市里还活跃着许多疾病，霍乱，鼠疫，流行性感，心肌梗塞，癌症，艾滋病，如此等等。某些时刻，这些疾病可能卷入人类事务，大摇大摆地坐到谈判桌前，或者窜入某个卧室，恶作剧地改变了历史演变的某种可能。这不啻于一个提醒：人类可以调动想象为自己构思种种美妙的故事，可是赖以行动的躯体却牢牢地掌握在大自然的巨手之中。无论来自森林里面还是来自下水道，疾病扮演着通知这一事实的狰狞使者。